

作者:潘國萍



在心底舉行的默哀儀式

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一件事了。那條狗與所有買來的實驗用狗被帶進教學基地的手術室時,都有共同之處:除了腦袋、四肢及尾巴外,都被剃去了毛,顯得有些滑稽,像戴了帽子、手套似的;從頭到腳沒有一絲養尊處優的痕迹,大都臟兮兮的,瘦弱,骨架明顯;肯定有看家本領,這從它們一見陌生人就流露出來的敵視的眼神可以感覺到。那條狗與衆狗唯一不同的是,它的體型略微臃腫,步態有些遲鈍,看人的眼神很溫順,有一絲討好乞憐的神情。

帶教的老師和十多名醫學生誰也沒有在意它的體態和眼神,他們只對動物實驗程序感興趣。狗嘛,不管它們是白的、黑的、黃的,也不管它們是溫順地搖尾巴,還是惡狠狠地跳鬧狂吠,不過是些土不拉唧的狗,是從鄉下農民手里買來的,每只狗都一個價,200塊錢,一手交錢,一手交“貨”。它們是生命,但到了這里,它們就是供醫學生為學習臨床基本技能操作而用來做實驗品的。醫學生們必須在它們身上進行演練,學會基本操作了,才能保證將來進入臨床後,能給病人進行手術操作,治病救人的基本功才會過硬。所以,再厲害的狗,在這里都是一樣的結果,都會在麻醉藥物的作用下,毫無抵抗能力地“躺”在手術檯上,為醫學生的教學“服務”。

這個專用來培養未來的臨床醫生的教學基地,內部教學設施一應俱全,總體規模在國內堪稱一流。培訓老師都是臨床科室搞了多年醫療工作和臨床教學的資深專家,個個氣宇軒昂,胸有成竹,尤其外科專家,教學內容爛熟於心,技能嫋熟,真是了得。

開始上課了,今天所學內容是切開與縫合,就是說,每個醫學生要學會怎樣在教具上進行由外向里的切開,然後再由里向外的縫合。操作程序聽起來簡單,學起來卻有難度,醫生不是那麼好當的。

學生們躍躍欲試,雖說他們早已在示教板上反復練過手,但今天是“真刀真槍”地操作:與醫院里的手術室一樣,也是在無影燈下、手術檯上,也是按手術操作規程嚴格進行。唯一不同的是,這里的手術檯上,躺着的不是人,而是一個“教具”——一條實驗用的狗。

狗們被一只只地注入了規定劑量的麻醉藥,不多一會兒,前四條狗就開始像醉傻了的酒鬼一樣倒在了地上,聽憑醫學生們將它們抬上手術檯,固定好,鋪好手術洞巾,進行無菌消毒,然後是一層層地切開……一至四號手術檯的

醫學生都規矩地站在手術檯的兩旁,按老師的要求,先將狗體擺成俯臥位或仰臥位,然後聽他講解從哪個部位切開。學生們十分認真地聽講,然後看着操作學生手的動作和手術刀的走向。

一至四台操作如進入流水線工序般順利地進行着。

唯獨第五台今天出現了麻煩。

管了十幾年外科動物教學實驗的老師今天還是頭一次遇見這麼一條“百麻不倒”的怪狗,這正是那條體態略顯臃腫的狗。醫學生按老師的規定,向它的腹部注入了常規劑量的麻醉劑。這個劑量是經過多次實踐確定下來的,劑量少了不行,那樣狗會非常痛苦;多了也不行,狗可能因麻醉劑中毒而被徹底

“麻”過去。在無數次的教學中,這個劑量基本沒有變過。但這個常規劑量對它卻絲毫不起作用,注入麻醉劑後,它紋絲不動地站在那里,一點兒預期反應都沒有出現。老師就囑學生再按剛纔的劑量給一次,但還是不行,它不但未倒,還抬頭看着穿白大褂的人們,原本溫順的、甚至有些討好乞憐的眼神里,有了明顯的悲哀,同時起勁地連連搖着尾巴。老師很奇怪,注射進狗體內的麻醉劑已經超量兩倍了,它是一條什么狗,這麼大的劑量怎么可能對它毫不起作用呢?她不可思議地搖了搖頭,只好對學生說,再追加一次麻藥。她想,這次應該可以了吧。但還是沒用,只見這條被注射了四次麻醉劑的狗,強力支撑着它那臃腫的身體,用它的四個爪子緊緊地摑住光滑明亮的大理石地面,左右晃了幾晃後,才將自己的軀體穩住沒倒。這時,它又抬起頭來,看着人們,它的眼神已不再是剛纔的乞憐與哀傷了,而是放射出一種強烈的、充滿了痛苦和迷茫的亮光,它就那麼定定地站着,就是不讓自己倒下來。老師終於注意到了它那奇異的目光,但她只是感到奇怪和不解,卻沒有多想,也沒有時間多想,其他四個手術檯早已經開始進行操作了,這一台再耽擱下去,學生們就練不成了。她沒有別的辦法,急急忙忙地招呼學生們,趕緊將它抬到手術檯上開始操作。

膽子大的男同學七手八腳地將妄圖

抓住地面的狗抬到了手術檯上,將它的四肢牢牢地固定住。

右手持手術刀的學生十分緊張地將刀刃劃向了它那急劇起伏的肚皮,按老師指點的線路,一層層地切開皮膚、進入肌肉層、再打開它那略顯鼓脹的腹腔……就在這時,一個令人非常驚駭的悲慘場面血淋淋地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:狗的肚子里,竟然有六只小小的狗崽!它們看似溫柔可愛,卻已經鬆弛癱軟,毫無氣息。它們十分安詳,沒有任何痛苦掙扎的樣子,它們不可能感到痛苦,過量的麻醉劑沒有將它們的母親麻倒在地,那是偉大母愛的一種本能的信念給了它神奇的力量,但它卻阻止不了化學藥物在它體內的迅速滲透和蔓延。它們死了。它們可能會有的一切痛苦在未出世前,就被一次注入它們母親體內的麻醉劑給徹底終止了。

手術室里靜極了,靜極了,人們全都像被點了穴位般地站着不動,淚眼模糊地目視着這個慘不忍睹的場景,只覺得一陣陣悲哀在猛烈地撞擊着自己心靈的深處……

五號手術檯上,那條狗毫無聲息,如死去般地“躺”着不動。稍頃,很大的一顆眼淚,從它那半睜着眼睛里流了出來,又順着它毫無生氣的臉頰,慢慢地滾落下去,滴在了手術檯上。

遠東紀念公園

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
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
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,大小壽地,各式墓碑,如果需要詳細資料,請打電話:330-819-0277

穴位從\$950起,勿錯過良機!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,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福人擇福地
福地福安
祖先安,後人樂
遠東紀念公園
全為福人備
預先選定一處風
水福地,既可陰澤後
人,又可為自身添福
增壽。

從前有位國王,他有四位妻子。

國王最愛他的第四位妻子,給她穿最好的衣服,給她吃最美味的佳肴。

國王也很愛他的第三個妻子,常帶着她去鄰國訪問。

國王同樣愛着他的第二位妻子。她是國王的知心人。國王凡是遇到什麼麻煩事,總要去找她商量並在她的幫助下度過難關。

國王的第一位妻子對他忠心耿耿,為幫助國王守住財富和王位付出了很多。然而國王卻並不珍惜這位妻子。儘管她深愛着國王,國王卻無動于衷。

終於,國王病重,時日無多。他暗想:“我有四個妻子,死的時候卻只能一個人去嗎?”

於是他問第四個妻子:“我最愛你,你能陪我一起進墳墓嗎?”“想都別想!”這位妻子丟下一句話,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傷心的國王於是問第三個妻子:“我一輩子都愛你,你準備好同我一起去了嗎?”“不!”這位妻子答道,“你死了,我就改嫁。”

接着他問他的第二位妻子:“你總能幫我。現在,你能同我一起去嗎?”對方答道:“這次我可幫不了你,我能做的至多是給你下葬。”

這時,一個聲音傳來:“我陪你去,你去

您的妻子

不可不知的人生哲理



哪兒我都陪着你。”國王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,原來是他的第一位妻子。望着這位因營養不良而骨瘦如柴的妻子,國王熱淚盈眶地說:“我早該對你好一點。”

實際上,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四位妻子。

第四位妻子是我們的身體。無論在世時耗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去保養,一旦離開人世,身體也就離我們而去。

第三位妻子是財富、權力和地位。哪天我們死了,這些東西都將落到別人的手里。第二位妻子是我們的家人和朋友。無論他們願意給予我們多大的幫助,至多也只能陪我們走到墓穴的門口。

我們的第一位妻子是心靈。人生在世,人們總在不斷追逐財富、權利和歡樂,反而忽視了心靈。然而只有心靈才會陪伴我們走到天涯海角。

夢仙花露太匆匆

我點燃了春紅,點燃了你的明媚。
我畫下了秋色,畫下了你的柳眉。
我情切切為愛而來,我意綿綿為情而美。
那是多年前的,是心中不曾停的流水。
所以我追尋一年又一年,追風追雨又追月。
揮不走的人影啊,如今你嗔笑向着誰。
猶記得你曾輕輕拭去我的淚。
那是無聲的畫,是柔情似水的畫,也是永不褪色的畫。
啊……夢似花露太匆匆,燭光淚影共憔悴。
也許無言的結局就是美,美得像滿天飛雪。
片片的柔柔的,又成了心中新流水。
又是一年寒歲,又是一年飛雪。
又想起你輕輕拭去我的淚。
又想起啊又想起……

劉天擎. 12/16/07

她與丈夫在大學校園里相識相愛,畢業不久順理成章地結婚,有了健康可愛的寶寶——她相信自己找到了今生的幸福,可惜,那只是曾經。

幸福的幻滅始於那個女人的出現,那是丈夫的前女友,在上大學之前由於女友母親的反對,兩人已經分手了,前女友按母親的意思另攀高枝,嫁了有錢的男人。

可是事情怎麼就那麼巧呢?那天她和丈夫在超市購物,恰好就遇到了那女人,那女人形容憔悴楚楚可憐,是剛剛離了婚。更巧的是,那天超市的背景音樂是首情意綿綿的流行老歌,正是丈夫與前女友當年最喜歡唱的歌。

事後回想,不知道是自己過於敏感,還是丈夫當時的反應確實失常,反正從那一刻開始,她的幸福迅速地土崩瓦解。儘管丈夫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證,一切都已成為過去,她仍然無法放鬆。她開始留心丈夫的點點滴滴,尋找蛛絲馬跡,經常用電話尋踪,甚至發展到丈夫在主持會議時不得不放下來安撫她的情緒……

忍無可忍的男人離她而去,從此她嚴重失眠,並患上了抑鬱症。她深恨那個女人,認為一切都是由此而起。

同樣的遭遇

作者:莫小米



兒子跟了她,也變得內向、寡言。讓她略感欣慰的是兒子比較懂事。

給這個家帶來歡樂的是兒子的女朋友,一個健康開朗的女孩。

有天準媳婦陪她逛商場,忽然喊了聲“媽媽”,一個上了年紀的漂亮女人走過來,親熱地摟着女孩,兩人說笑個不停。

她心下詫異,與未來的親家母只見過一面,好像不是這樣的呀,而且,肯定沒這個女人漂亮。看她們的親熱勁,難道這才是女孩的生母?沒聽兒子說起過啊。

在心里擋了好多天,終於忍不住問女孩,裝作隨便提起的樣子:那個漂亮媽媽,是誰啊?

女孩哈哈一笑說,她是我爸爸的前女友呀。

她心一凜:你媽媽知道不?

女孩又笑答:怎會不知道,她和我們一家人都相處得很好,我和弟弟都叫她媽媽,叫自己的母親媽媽。她很喜歡我們,就像喜歡自己的孩子。

她被擊蒙,同樣的遭遇,是陷入黑暗,還是依然光明,其實全在自己。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: 浦瑛

總編輯: 劉元華

版面 / 網頁編輯: 程里賓

移民法律顧問: 黃唯

撰稿人: 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

哥倫布責任編輯: 陳青杰

辛辛那提責任編輯: Peter Song